



怪

俠

树强 益三 源泉著

124
474

目 录

第一回	彭大人复任开封府 恶太岁行刺黑松林	(1)
第二回	宴芳楼饮酒逢豪客 紫金山设宴迎张公	(11)
第三回	宿客店姜够本讹诈 寻踪迹红眼狼施威	(21)
第四回	玉面虎林边逢凶险 小方朔露面惊强人	(33)
第五回	马道元意雪昔日耻 欧阳德力保足下情	(43)
第六回	树林中兄弟谈冤案 饭馆内掌柜遭冷言	(53)
第七回	朱达贵思源救恩主 彭友仁看相解冤绳	(64)
第八回	赛展雄怒下杀人令 吴太山传话留彭朋	(77)
第九回	玉面虎酒馆闻凶信 彭友仁石牢叹人生	(87)
第十回	石牢内彭朋听醉语 后花园耀宗入陷坑	(97)

第十一回	小方朔被困石洞内	(107)
	武庄主遭袭花荫间	
	陷石牢武连施诡计	(117)
第十二回	试胆量怪侠思往事	
	揭老底义士陈己见	(126)
第十三回	行仗义庄主开牢门	
	越龙潭彭友仁逃命	(136)
第十四回	入虎穴欧阳德逢仙	
	欧阳德阵前斗烈女	(146)
第十五回	金头虎店中出戏言	
	小方朔智擒曹家女	(156)
第十六回	赛嫦娥施计探虚实	
	铜头叟棒雪杀弟恨	(166)
第十七回	小方朔暗思鸳鸯情	
	仇并仇立誓永无解	(176)
第十八回	爱如爱交心死不离	
	思夫魂玉仙横龙泉	(186)
第十九回	痛妻伤怪侠走他乡	
	叶神医评脉断病体	(196)
第二十回	欧阳德取药大仁堂	
	葛剥皮敬神遭戏耍	(207)
第二十一回	催命鬼跟踪逢强敌	
	避是非远走神农架	(217)
第二十二回	觅良药攀山访药农	
	小方朔巧击要命鬼	(227)
第二十三回	赛嫦娥绝望呼双亲	
	曹玉仙跳崖归地府	(237)
第二十四回	欧阳德含悲回故乡	

第二十五回	保定府蔡李假卖艺	(247)
第二十六回	汴梁城刘李真邀人 要命鬼宴前发大话	(256)
第二十七回	小方朔入山讨金牌 萨德兴府衙临危难	(266)
第二十八回	欧阳德飞石解倒悬 毒龙帮二下巡抚府	(276)
第二十九回	巴德哈深夜吟诗文 张家庄刘志传密信	(285)
第三十回	留贤馆春雷中埋伏 探密室萨德兴遭困	(295)
第三十一回	登楼台张耀联失踪 巡抚府失踪二好汉	(305)
第三十二回	小饭馆命卜张耀联 铁幡杆林中设陷阱	(315)
第三十三回	恶太岁二堂招供词 要命鬼府衙遭围困	(325)
第三十四回	巴德哈小店遇白猿 白猿猴勇斗逃难者	(337)
第三十五回	小方朔尾随渡河人 遭惨败马昌空丧命 获全胜彭朋除劲敌	(347)

第一回 彭大人复任开封府
恶太岁行刺黑松林

西江月

茫茫乾坤如梦，
青蓝黄绿赤橙，
是非曲直后人定，
周而复始无穷。

世间芸芸众生，
皆为过客幽灵，
人留姓名雁留声，
善恶难以均衡。

《西江月》罢，引出一段故事，此事发生在清朝康熙年间，说来也是一场生死搏斗。

且说清朝皇帝康熙，自登基以来，平了几起大的叛乱。说是平叛，实则是镇压人民的反清斗争。平叛之后，清朝出现了暂时的安定。

在都城崇文门东单牌楼头条胡同，住着一位清朝大员，此

人姓彭名朋，字友仁，是镶红旗满洲五甲喇人氏，于康熙三十九年庚辰，科中进士，先授职三河县令，又升为浙江绍兴府知府，刑部右侍郎，眼下晋升为河南省巡抚，可谓平步青云。

如今他离京赴任河南，一阵喇叭长鸣，接着便是一支洋洋喜气的乐队，管弦笛笙应有尽有，曲韵和合，乐声入耳，随着明快的节奏，闪出一队仪卫。这仪卫十分气派，有旗枪、回避牌、肃静牌、皮槊、桐棍、金黄棍、兽剑、青扇、金瓜、钺斧、朝天登等等，都是壮威助胆的器物。仪卫分左右两列，二龙吐须处，挑出了两盏巨大的朱红宫灯，宫灯上映出“巡抚府”三个仿宋大字，宫灯之后是一乘绿呢料的八抬大轿，轿内端坐一人，此人身穿前后启裾的暗绿色蟒纹缎袍，襟袖上绣着花边儿，长袍外罩一件蓝色补褂，补褂前后绣着色彩斑斓的锦鸡，这乃是清朝官员的一种品级标志。此人头戴朝冠，朝冠正中珊瑚顶戴，闪闪发光，项间挂着一大串朝珠，华丽富贵，光彩夺目。往脸上看，白皙皙的面膛，宽阔的天庭，八字的眉毛，端正的鼻口，稀疏的胡须，一双微细的眼睛，透着精明的光芒，看年纪五十岁左右，他端坐在轿中，显出一副自若而又十分威严的神态。

此人便是彭朋，此次彭朋出任河南巡抚是第二次。初任河南巡抚时，他栽了个不大不小的跟头，这使他很为恼火，这次又去河南重任巡抚，他要特意显示一下气派。

那么，彭朋初任河南巡抚时到底栽了什么跟头呢？

这是因他得罪了当地豪绅张耀联，张耀联花银子买通了监察御史胡光，在皇上面前参了彭朋一本，说彭朋暗地结交

响马，不理民情，纵容家丁，欺压士绅，不革职难以平民愤。

康熙闻奏，当下把彭朋诏回北京，并派人清查此案，经反复核实，本章有假，为此罢去监察御史胡光之职，复命彭朋重任河南巡抚，并赐予了一块“如朕亲临”的金字招牌。

此时正值三月底四月初，风和日丽，春光宜人，彭朋乘坐在轿内好不悠然自在，他命人打开轿帘，一边观赏春景，一边体察民情，不觉来到了北京通往河南的官道上。

彭朋的随行人员，除了中军、戈什哈（清朝高官的武装卫士）之外还带了四个贴身家人，有彭兴、彭录、彭荣、彭华，再就是车夫、厨子。大车四辆装载着包裹行李。

一彪人马沿官道奔河南而去，头一站是长辛店，第二天过了良乡，前面便是一片黑松林，前哨人马正在打探之际，忽然从西南方驰来一匹骏马，这马四蹄翻腾，行走如飞，马上趴着一人，头戴新纬帽，身穿灰布单袍，青布薄底快靴，背上斜挎着一个黄包袱，不用人问，一看便知这位是押折子的差官。

这位差官大概是连日奔波的缘故，神情疲惫，趴在马上东倒西歪，时时都有掉下来的危险，这马跑得也太快啦，它好象知道主人的心意，全无顾忌，直奔彭朋的卤簿冲来。

卤簿是一种代名词，中国古代，自唐尧舜禹乃至夏商周，天子、诸侯外出时，皆有卤簿，换句话说就是仪仗队。卤簿的规模根据官职的大小而异，皇后、后妃、太子、王公、大臣各有不同的卤簿，皇后是满朝鸾驾，贵妃是半朝鸾驾。

古来朝规严厉，下级如若无故冲犯上级卤簿，轻则重责四十大板，号枷三月，重则杀头。

如今彭朋的仪卫人员见前边来了个跑折子的差官，谅他不敢冲犯仪卫，所以一不鸣锣，二未喝道。不曾想那跑折子的差官根本不管那一套，他趴马上，硬往前冲。那些旗枪手、回避牌手、肃静牌手、两队仪卫被这突如其来的烈马冲了个七零八落。烈马直冲至中军跟前，才被护卫人员拦住去路，若再往前冲，便是彭朋的八抬大轿了。

骏马丝缰被人拉住，中军喝道：

“大胆狗才，竟敢冲犯老爷卤簿，该当何罪！”

那跑折子的差官慌忙滚鞍下马，急忙施礼道：

“小的有罪，小的有罪。”

众人定睛一看，此人身高六尺开外，三十岁左右年纪，面皮微黄，扫帚眉，三角眼，扇风耳，鲇鱼嘴，两只黄眼珠滴溜溜乱转，毫毛压耳，络腮胡须，一副凶相。

中军大声喝道：

“冲犯大人卤簿，罪该万死，你的眼长到哪儿去啦，难道你连这大队人马都看不见！”

那差官连连叩头道：

“小的罪该万死，不过公文紧急，八百里加急，一路之上奔驰不息，小的过于劳累，不想冒犯大人仪卫，万望大人开恩。”

中军还要斥责，只听大轿中的彭朋开口道：

“他既为公务劳顿，放他去吧，下次注意也就是了。”

中军见巡抚大人并不追究，又是在荒郊野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于是转脸对那人道：

“大人念你公务劳累，不予追究，还不叩头谢恩！”

那差官打千施礼，说道：

“谢大人不怪之恩，敢问轿中可是河南巡抚彭大人？”

中军道：

“正是彭大人，休得多问！”

差官起身道：

“天呀，快请大人回稟老爷，小的正是河南开封府的差官，现有紧急公文，正欲寻交彭老爷，烦劳通稟一声。”

中军听说是河南开封府差官，便道：“你且等候片刻，待咱家替你通稟一声。”

中军转身回至大轿前，躬身施礼道：

“回大人，来者乃是河南开封府差人，说有公文投递大人，接与不接，望大人定夺。”

彭朋闻言暗道：我复任河南巡抚，尚未到任，有何公文投递？况且我又是刚离京城，开封来的哪门子公文呢？莫非其中有诈？转念一想，不对，我彭朋有圣上御赐龙牌，量他们也不敢造次，既然有公文来投，看看何妨。想至此处，说道：

“将公文呈来！”

中军传令道：

“将公文呈上来！”

此时见那差官解下背后包袱，就势一抖，从中抽出一把鬼头刀来，举刀便向大轿扑去。

差官这一手来得突然，仪卫、中军、戈什哈，虽身带兵刃，但没料到途中会有刺客，一时竟措手不及，直至那人向大轿冲去，戈什哈们才醒过腔来，急忙抽刀相迎。

彭朋手下的戈什哈都是精壮汉子，又有一身的武功，见那差官手持鬼头大刀向大轿冲去，怎能不急？他们拼力拦杀，怎奈那差官凶猛异常，鬼头大刀上下翻飞，顷刻之间便砍倒了四五个卫士。

彭朋在轿中见到此情此景，后悔自己不该接什么公文，不想中了刺客的奸计，自己手下虽然人手不少，看样子却都不是刺客的对手，这却如何是好？

彭朋正在犹豫之际，一个心腹跑上来道：

“大人，我们不是刺客的对手，倘若再杀伤几个，我们就拦挡不住了，您老人家快走吧！”

彭朋何尝不愿逃走，不过他毕竟是圣上钦差，如果下轿逃跑，有失官体是小事儿，倘若被御史言官得知，向皇上奏上一本，非丢官罢职不可；况且这黑松林地处京畿，此事用不了多久就会传遍京城；再者自己是个文官，一不会骑马，二不会使枪，即使跑也跑不动，护卫一散，自己还是难免一死。

彭朋是个明白人，看眼下形势左右是死，倒不如让手下人拼命抵挡，或许能闯出一条生路，想到此处，他双目一瞪，大声喝道：

“混帐，还不去捉拿贼人，跑到这儿来罗嗦什么！”那人闻言转身忙去厮杀。

此时彭朋的心里犹如挂着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眼看着戈什哈又伤了四五人，那刺客已抡着鬼头刀闯到了轿前，他急中生智，大声呼道：

“所有执事人员，凡拿住贼人者，赏银五十两！”

彭朋这句话，还真管用，不光戈什哈，就连那些仪卫人

员，都晃动手中家伙，呼啦啦向刺客围去，戈什哈勇气倍增，回避牌、肃静牌、皮架、桐棍等物件，虽然不是兵刃，可也能拍能砸，顷刻间将刺客团团围住。

俗话说得好，双拳难敌四掌，好汉难敌群雄，众人一围上来，形势发生了变化，逼得那刺客连连倒退。彭朋暗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果然是至理名言，于是又大声喊道：

“拿住贼人，重重有赏！”

顷刻间众人将刺客团团围住，包围圈越来越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那刺客气运丹田，双脚一跺，“噌”一声跳起一丈多高，一个云里翻直奔大轿跳去，不歪不斜，正落在轿帘启处，破口骂道：

“彭朋狗官，待某家取尔狗命！”右手鬼头刀挥起，唰地向彭朋劈去。

彭朋暗道：不好，我命休矣，双目一闭，单等一死。就在此时，只听当啷一声，彭朋睁眼一看，刺客的鬼头刀已落在了地上，彭朋是何等精明，知道是有高手相救，展目四看，见黑松林中有一团白花花的东西，顷刻之间隐入松林深处。再看刺客，已被一抬轿的轿夫王德化踢倒，这王德化身高七尺，力大无穷，在人们与刺客厮杀时，一直守在轿帘前，以防不测，如今见那人兵刃落地，伸手将那人抓住往怀中一带，按倒在地，单脚一踩，顺势抽下那人腰带，把刺客捆了起来。

众人见刺客已被捆绑起来，这才放了心，上前一齐跪下向彭朋请罪。

彭朋笑道：

“快快请起，不是诸位拼力相护，本官命已休矣，诸位非

但无罪，还立了大功，到站听赏也就是了。”众人谢恩而起。

彭朋吩咐彭兴清点了一下受伤人数，轻重伤共计十几人，无一人死亡。

彭朋吩咐腾出两辆大车，拉载伤员，又命人把刺客带上，接着赶路。

大约走了二十多里路，来到一处镇店，此镇名唤松林店，由彭兴提前一步已把店房号好，众人穿街过巷来到店房，此店叫安家老店，店内还算清静宽敞。

彭朋吩咐店家将店房全部包下，不得另住外人，店家点头应诺。

少时众人进了店房，店家打来净面水，又献上香茶，彭朋住在上房，有彭兴、彭录等人侍候，彭朋饮了一杯茶，稍事休息，便命人带刺客，他要亲自审讯。

工夫不大，彭兴将刺客带入正房，喝道：

“大胆狗头，还不如实招来！”

彭朋举目看时，见那刺客双眉倒竖，二目圆睁，口中骂道：

“狗官彭朋，二太爷一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如今已被你们捉住，是杀是剐，随你们便，要口供没有，要命一条。”

彭兴未等彭朋开口，骂道：

“好你个狗头，还真够横的，不给你来点厉害的，你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说罢抡起皮鞭照定刺客就是一鞭，那刺客竟没有吭一声。

彭兴举鞭又打，彭朋拦住说道：

“兴儿，不要为难他，我与这条汉子素不相识，往日无冤，

近日无仇，他如今前来刺杀本官，定是受人指使，我们何不问个明白。”

那人默不作声，狠狠地瞪了彭朋一眼。

彭朋道：

“壮士不必动怒，树有根，水有源，你姓氏名谁，受何人所使，为何前来刺杀本官？”

彭朋为什么不让彭兴打那刺客，这正是他的精明之处，多年的官场生涯使他懂得，凡是绿林豪客，都有一股子怪脾气，越打越硬，宁愿筋断骨折也不服软。况且此事又是发生在赴任途中，路上不能总带着个犯人，倘若交给地方，没有口供也是枉然。

哪知那刺客却不买他的帐，眼睛一瞪，说道：

“姓彭的，甭来这一套，二太爷不吃这个，有什么大刑你就使吧，二太爷这几天肉皮有点发紧，正想让你们给松一松呢；二太爷若吭一声就不算英雄好汉。”

彭朋闻言不由一阵哈哈大笑。

那人怒道：

“你笑什么？”

彭朋道：

“我笑你不是一条英雄好汉！”

那人道：

“我哪儿不象英雄好汉？”

彭朋道：

“你既然问，不妨我给你指点指点，让你心服口服。大英雄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好汉做事好汉当。当年梁山好汉黑

旋风李逵，无论什么时候，都自报姓名，我乃黑旋风李逵是也；打虎英雄武松血洗鸳鸯楼，临走时以血题字：杀人者武松是也，历代类似英雄数不胜数。今日你一不留名二不道姓，这算什么英雄，这是一；第二，远的不说，就前二年浙江绍兴府黄三太黄老英雄在北沙滩劫了皇纲，在木兰围场打虎救驾，得了圣上的御赐黄马褂，在绍兴召开龙衣英雄会，赛毛遂杨香武一气之下赶到北京，入皇宫三盗九龙杯，并说明为何而盗，可你既不报姓名，又不说是因为何人所派，大概是生怕露了底细遭官兵捉拿，如此胆小怕事，又算哪路英雄？”

彭朋几句话，直气得那个刺客青筋暴跳，七窍生烟。彭朋忙道：

“壮士息怒，还有第三条，你既然自称英雄，为什么刺杀本官时，吓得把鬼头刀扔下，反遭下人捆绑，你这种英雄，只能在家里当，不能闯江湖！我说得对是不对？”

彭朋这一顿奚落，只气得那刺客暴跳如雷，双脚一跺讲出一番话来。

欲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宴芳楼饮酒逢豪客
紫金山设宴迎张公

彭朋毕竟是老谋深算，面对刺客使用激将法，使那刺客自己把底牌抖亮出来。

只听那刺客说道：

“哪个不是英雄？哪个不是好汉？咱家既敢刺杀于你，就什么都不怕。你且听了，咱家姓崔名豹，人称恶太岁，今日前来黑松林，是奉了河南紫金山大寨主金翅大鹏追命阎罗周应龙之命，特来取尔狗头。二太爷刺杀未成，乃是因为举刀时飞来一块石子正中二爷手腕，致使钢刀落地，也是你狗官命大，不该死在二太爷之手！二太爷生来不怕死，任你处置吧！”

彭朋见刺客有了口供，不由心中暗喜，但故意摇头道：

“你说这话貌似有理，本官却不相信。我久闻那金翅大鹏周应龙虽占山为王，做事却十分仗义，他杀的是贪官污吏，彭某虽不才却两袖清风，周寨主决不会派人前来杀我，你这话里显然有假。”

崔豹怒道：

“二太爷从不会撒谎，你当巡抚时查办了绅士张耀联，他买通御史，在皇上老儿那里参了你一本，不想未把你参倒，反

给你个什么金牌，重新来河南复任，张耀联岂肯罢休，这才上紫金山与大寨主勾通，决定在黑松林取尔狗命！”

此时彭朋算是明白了事情真相，于是说道：

“既然你说不是撒谎，可敢在此签字画押？”

崔豹道：

“哪个不敢！”说罢将一张纸接过来，在上面按了手印。

彭朋心中暗喜，不想此案进行得如此顺利，当即吩咐师父办了一套文书，派人把崔豹蒙上头面，解往涿州，交与涿州知府。

不表差官押走崔豹，且说彭朋暗自后怕，心说：黑松林崔豹行刺，如不飞来一块石子，本官性命定然休矣。可那打石子的高手又是谁呢？是神灵保佑吗？不是，明明看到黑松林中有一团白物，眨眼间闪入密林深处，此人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救我性命？彭朋思来想去，怎么也琢磨不透。

彭朋转念又想：今日虽未丧命，却也吃惊不小。既然张耀联与紫金山周应龙合谋追杀自己，此事决非一举了事，他们这次行刺不成，决不会善罢甘休，看来我还得多加小心。坐轿举动太大，今日遇上一个崔豹，险些丧命，倘若遇上周应龙的大帮喽兵，我这帮护卫说什么也不是他们的对手，不如我乔装打扮，来个简装而行，这样倒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当下吩咐彭录，到镇上买回一套儒生服装。

第二天，彭朋让彭兴乘轿先走，又让抬轿的王德化扮做中军随轿而行，原来的中军因途中受伤不能远行，彭朋让他和那些受伤的戈什哈奔涿州养伤。一切安排停当，自己扮作一个文生秀士，在彭录的陪同下离开店门，奔大路而去。主

仆二人走了一段路程，彭录见彭朋摇摇摆摆有些吃力，便道：

“老爷，此去河南，并非三里五里，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呀？再者，你老人家的身子骨也吃不消，倘若圣上有旨，你老人家在途中见不到，岂不误了大事，依奴才之见不如雇两头毛驴来，紧随大轿之后，这样既可避人耳目又不误事，老爷以为如何？”

彭朋一听也对，这样走下去非累死我不可，如今我也是五十多岁的人啦，一生都是做官，出门不是坐车便是坐轿，哪里受过这个罪。于是说道：

“好吧，你速去镇中雇两头毛驴来，我在这儿等你。”彭录应声而去。

工夫不大，彭录从镇中雇来两个赶脚的。主仆二人上了驴，直奔高碑店而去。

彭朋有了脚力，心情稍许宽慰，不但可以观看路边风景，还可以跳下驴来询问一些风土人情。两位赶脚的汉子并没这个闲心，他们一路小跑，待日色平西，便赶到了高碑店。

当下彭朋命彭录付了脚钱，主仆二人直奔高碑店大街，这高碑店乃是京南的一个重镇，又是河路码头，也算个繁华之处。

彭朋道：

“录儿，中午饭我们没赶上，只啃了两个干巴烧饼，如今腹内饥饿，你去寻一家酒楼，咱们也好充饥。”

彭录道：

“回大爷，前边不远处就有一座酒楼，我们去那里如何？”

彭朋抬头一看，前面不远处果然有一座酒楼，主仆二人